

BALANCE
A


*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
Rome to Modern America*



平衡

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

[美] 格伦·哈伯德 (Glenn Hubbard) 蒂姆·凯恩 (Tim Kane) 著
陈毅平 余小丹 伍定强 译



虽然有些文明胜过其他文明，
但这些文明的佼佼者或早或晚都衰落了。
从大国的兴衰史中，我们可以洞见什么，
又会得到什么启示？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BALANCE

*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
Rome to Modern America*



平衡

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



[美] 格伦·哈伯德 (Glenn Hubbard) 蒂姆·凯恩 (Tim Kane) 著
陈毅平 余小丹 伍定强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衡 / (美) 哈伯德, (美) 凯恩著; 陈毅平, 余小丹, 伍定强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5.9

书名原文: Balance

ISBN 978-7-5086-5324-2

I. ①平… II. ①哈… ②凯… ③陈… ④余… ⑤伍… III. ①世界经济-经济史-研究 IV. ①F1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4825 号

Balance: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 by Glenn Hubbard and Tim Kane

Copyright © 2013 by Glenn Hubbard and Tim Kan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平衡

著 者: [美] 格伦·哈伯德 [美] 蒂姆·凯恩

译 者: 陈毅平 余小丹 伍定强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版 次: 2015年9月第1版

京权图字: 01-2013-5129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5324-2/F·3322

定 价: 48.00 元

印 张: 18.75 字 数: 230千字

印 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第 1 章 大国的兴衰

财政悬崖 /007

福利泡沫 /010

民主的悖论 /013

阅读路线图 /016

第 2 章 大国的经济

国家的真正财富是什么？ /024

经济的显微镜与望远镜 /029

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/034

经济为什么会增长？ /039

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 /043

这次不一样！ /045

对经济增长的误读 /047

计算一国经济实力的公式 /049

大国衰落的根本原因 /054

用行为经济学解释衰落论 /056

第3章 经济行为与制度

- 人的行为究竟有多理性? /065
- 社会规范与国家身份 /068
- 延迟满足能力与损失厌恶心理 /072
- 制度的改革与乔丹的成功 /076
-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/079
- 大国失衡的行为模板 /083

第4章 罗马帝国的衰亡

- 古罗马经济简史 /091
- 政治制度驱动经济增长 /093
- 古罗马衰亡的种种证据 /099
- 罗马经济的转折点——图拉真时期 /103
- 通胀之殇——塞维鲁王朝 /106
- 计划经济体制——戴克里先时期 /112
- 罗马军队的“集体行动”问题 /114

第5章 古代中国的衰落

- 孔子倡导的治国之道 /120
- 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创新 /123
-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故事 /126
- 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 /130

第6章 日落西班牙

- 为扩张版图而付出惨重代价 /137
- 超级大国梦的破灭 /139

- 债务危机导致帝国破产 /141
- 消极的产权制度阻碍了创新 /145
- 集权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 /148

第 7 章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

- 多元化与精英制度 /155
- 保守的政治与军队制度扼杀了经济活力 /158
- 税收制度引发严重的财政问题 /160
- 改革为时已晚 /162

第 8 章 日本的困境

- 从幕府统治到明治维新 /169
- 亚洲奇迹与“失去的十年” /173
- 日本需要一个“新棋局” /176

第 9 章 英国的相对衰落

- 英国崛起的历史 /186
- 亚当·斯密的预言 /189
- 英国的未来 /193

第 10 章 欧元区的危机

- 经济模式与经济增长率 /201
- 欧元区的优势与风险 /203
- 欧元区危机就是欧元危机吗？ /206
- 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/209
- 圣诞幽灵即将出现 /213

第 11 章 加利福尼亚的赤字问题

- 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创新能力 /221
- 政府的枷锁——市政债券和养老金 /224
- 愈演愈烈的财政矛盾 /227
- 明显失衡的政治制度 /230
- 任职期限和时间偏好的冲突 /233
- 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导致政治极化 /235
- 加州的未来在于改革和试错 /237

第 12 章 美国的窘境

- 日渐式微的联邦制 /244
- 无处不在的极化现象 /247
- 站在财政悬崖边缘的联邦政府 /253
- 福利计划引爆美国债务危机 /255
- 美国政治所面临的囚徒困境 /259
- 竞选财务制度改革未能解决政治极化问题 /261

第 13 章 大国的未来

- 大国衰亡的历史教训 /272
- 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展望 /276
- 寻找最佳的经济政策 /279
- 对民主的质疑 /282
- 财政改革的道路漫长崎岖 /285
- 美国的第 28 条宪法修正案 /288
- 美国不会衰落 /292

A horizontal row of 20 vertical lines, 10 on each side of the word 'BALANCE', used as a decorative separator.

BALANCE

第 1 章 大国的兴衰

A horizontal row of 20 vertical lines, 10 on each side of the chapter title, used as a decorative separator.

看那石座上刻着字句：
“我是万王之王，奥西曼提斯
功业盖世，强者折服。”
此外，荡然无物，
废墟四周，唯余黄沙莽莽
寂寞荒凉，伸展四方。

——珀西·比希·雪莱，《奥西曼提斯》

100年前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，人类的生活水平远不能和今天相比，可用数字加以说明。当时，西欧国家的个人年均收入为3 077美元，英国、美国的个人年均收入与之相比不过多出区区1 000美元。1913年，电视和抗生素都还没有发明，更别提电脑。1 000年前，人类的生存状况则更加悲惨。公元1000年，世界所有地区的个人年均收入估计只相当于400美元，亚洲东北部地区稍高，达到450美元。哲学家们说，那时的人类生存状况总体上是“肮脏、野蛮、短暂的”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或许还不及自然界的动物。然而，在2 000多年前出现了一个文明国度，犹如茫茫历史苦海中的一个世外桃源，那里的人们生活得富有、快乐。恺撒·奥古斯都大帝端坐在帕拉亭山朴素的皇宫里发号施令，掌管着大理石城古罗马和与之相连的罗马

帝国。此前，古罗马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战；恺撒大帝掌权后，古罗马持续繁荣 40 年。公元 13 年是恺撒大帝在位的最后一个整年，他于次年 8 月去世。历史学家赞誉恺撒大帝缔造了一个繁荣稳定的帝国，古罗马的和平维持了长达两个世纪。然而，古罗马并没有世世代代永相传，这也不大可能。恺撒大帝死后的三个世纪里，罗马政治长期停滞，经济实力不断下降，而古罗马的领导者们却回天乏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本书讲述的不是帝国，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经济数据和大国发展。有些历史学家用这些史实来讲述伟大领导人、强大军队和优秀文化的故事，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。无数前辈学者的努力，使得我们能够对这个历史谜团了解得更为深入。本书试图从独特的经济学视角对这一谜团加以分析，侧重于论述“供给与需求”、“激励与约束”，在商品和服务市场如此，在特权、安全和政治市场也同样如此。

25 年前，美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·肯尼迪写了一本《大国的兴衰》^①，研究影响世界局势的深层次力量，颇具权威性。该书认为，相对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军事和外交力量的重要基础，而传统观点则大多认为军事和外交力量最重要。近年来新的历史数据大量涌现，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大国提供了良机。

就拿罗马帝国来说吧，许多人认为独霸世界而且充满智慧的罗马是当今美国的原型。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，当年数以千计的日耳曼部落集结在多瑙河畔，战斧和盾牌的撞击声响彻天宇，整装待发。可是后来，罗马帝国就这样被野蛮的游牧部落打败了。这样的景象在历史上一遍遍重演：从 300 位斯巴达勇士在温泉关抗击 50 万波斯大军，到英雄的不列颠人民反抗黑暗的纳粹统治，再到今天我们与伊斯兰圣战恐怖分子做斗争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这些英雄形象其实都是无法抗拒的幻象。武力征伐是大国走向衰落的转

① 《大国的兴衰》中文版于 2013 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。——编者注

折点，这的确不错，但史学家们却错在混淆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即使你不同意货币流通、借记单和生产率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，但你至少会同意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刀剑，也不是锄头，而是刀剑加锄头。

公元378年8月9日，阿德里安堡战役打响了，把该战视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也许是最合适不过的。当时，入侵的哥特人被瓦林斯皇帝亲自率领的罗马大军逼到了阿德里安堡（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埃迪尔内省附近），瓦林斯决心把这些外敌彻底击退。然而就在那天，罗马人不仅战败了，而且被彻底击垮了。瓦林斯皇帝阵亡，罗马军队上至高级军官下至普通士兵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此后100年，罗马饱受日耳曼人侵略之苦，疆土不断被蚕食，罗马城最终也沦陷了。

史学家对这场战役的描述基本正确，但没有抓住重点。其一，早在瓦林斯皇帝战死前的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，罗马社会内部就已经开始腐烂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描述没有说清楚哥特人为什么要攻打罗马。事实上他们不是侵略，而是造反，因为只有靠掠夺，他们才不会饿死。公元376年，这些哥特部落与匈奴人交战不利，落荒而逃，罗马皇帝把他们视为罗马军队的新盟友，准许他们在多瑙河南部定居。但是，瓦林斯皇帝许诺给哥特人的土地和物资，并没有完全兑现，他后来还派他们到另外一座城市执行一项艰巨任务，这些人到达那里后却被拒之门外。这就难怪哥特人要造反了，他们造反成功，证明罗马帝国当时已经不堪一击。这段史实与肯尼迪的观点正相反，罗马的没落不是因为其过度扩张或其他任何外部威胁，无论是古代帝国还是现代欧洲，对文明大国构成威胁的与其说是异族入侵，还不如说是国家内部的经济失衡。

比如，政权的过度集中是造成帝国衰落的一个常见原因，这种衰落往往发生在中央集权制确立的一个世纪以后。很多西方人都知道郑和7次下西洋的故事。中国明朝如果不在15世纪中叶实行海禁，那么可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个世纪以前就称霸世界了。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在位期间

(1402~1424年)，一改儒家治国之术，下令不再实行海禁，开始与日本、菲律宾、印度等国建立贸易关系。永乐皇帝斥资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，彻底消灭了海盗。永乐皇帝之后，由于皇权集中，明朝海外贸易政策时松时紧，变化无常。最终，一道圣旨颁布下来，好端端的大明探宝船队的船只在港口被拆毁。为了强化这次行动的象征意义，朝廷又多次下令严禁建造远洋船只，违者处死。

一些帝国和国家失去平衡，原因往往在于它们没能理解经济力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。另外，即使领导者知道这些力量的作用，他们也常常不能因势利导，这种奇怪的现象跟当今大国的情况很相似。比如，来自新大陆的白银整船整船地运进西班牙，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破产；生产力革命增强了竞争对手的实力，西班牙的统治者却对此一直视而不见。1900年，英国国内一片恐慌，因为在欧洲，其竞争对手的工业实力已经赶上来了。也许是不愿承认国力的相对衰落吧，英国不愿意扩大与属地的贸易范围，以及进行除自由贸易以外的合作。

倘若美国的全球经济优势走向终结，很可能要归咎于它的财政失衡，如果财政失衡，它只能重蹈历史上那些衰落的大国的覆辙。从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发布的信用预警，到由债务上限引发的激烈政治斗争，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唯一威胁源自美国自身。

一旦我们用经济学的眼光审视历史，我们的路就会越走越宽。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名人上演的大戏，凸显令人叹服的政策选择——事后看来这些选择常常毫无道理可言；历史还证明政治制度常常滞后，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。我们的衰落理论对经济体制的关注既非原创，也不及时。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·奥尔森（1932~1998年）是该领域的先驱，1982年出版《国家的兴衰》一书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·福山于1989年发表具有预见性的《历史的终结》一文，自此声名鹊起，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。我们很高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达伦·阿西莫格鲁与哈佛

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詹姆斯·鲁滨逊，他们的合著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于2012年出版，代表了两人几十年研究经济体制的学术成果。该书有力地解释了“包容性”体制如何战胜“攫取性”体制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，还解释了法治和产权等重要制度的政治根源。

本书旨在增加一种新的衡量经济实力的方式。经济实力这个模糊的概念，在日常话语中经常出现，但从未有明确的定义。我们还将考察一度富有活力的社会为何在政治和经济上停滞不前，而对其经济如何增长则不予考虑。本书主要研究大国的失衡，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经济方面的失衡。最后，我们会重点探讨即将在美国出现的失衡，因为我们不仅是学者，而且是政策顾问。

财政悬崖

美国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失衡，危及其全球领导地位。这种威胁不是来自外敌，而是源于长期财政监控体制的崩溃。近年来，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增长到每年大约1万亿美元，这是支出3万亿美元，而税收大约仅为2万亿美元的结果。读者肯定知道，我们描述的是比所谓的“财政悬崖”大得多的困境。“财政悬崖”是对结束于2012年的政治僵局的戏称，这种僵局其实只不过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小插曲，但经过40年的演变，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。

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门·莱因哈特和肯尼斯·罗格夫最近的研究表明，当一国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90%，该国经济将开始衰退。美国每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%~10%，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70%，美国经济正迅速走向失衡。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。然而，政治家却不这么认为，两党都不愿采取行动，说什么“赤字无关紧要”，或赤字问题应该可以解决，等眼前的经济衰退、美国总统大选、旱灾或者别的什么危机过去以后再解决。事实上，近年来美国国债收益率之所以一直处

于低位，主要是跟欧洲对比的结果，因为相比之下欧洲在主权债务问题上更是风雨飘摇、朝不保夕。

在如何弥补财政缺口这一点上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无法达成共识。许多一流的专家组提出过很多计划来解决预算问题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0 年创建的鲍尔斯-辛普森委员会。198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，罗纳德·里根谈及了这个问题，从那以后，已经有数百个类似的解决方案了。虽然我们可以再提出一个解决方案，但谁都知道，即便最好的经济方案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失衡的不仅仅是经济，失控的预算赤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，而是一个过程问题、一个政治问题。

很多解决方案在技术上或许可行，但却没有一个能真正付诸实践，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容许那样做。要想消除这个威胁，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做出改变。政治学家托马斯·曼和诺尔曼·奥恩斯坦合著了《其实还要糟糕：美国宪制与新极端主义政治的冲突》一书，书中重点论述了美国政治的停滞问题。曼和奥恩斯坦指出，“政治极化”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，虽然我们不赞同他们对民主、共和两党的批评厚此薄彼。然而，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，制度经济学家早就记载了政治停滞的历史模式，美国政党则是后来才出现的。

制度是规范群体行为的“游戏规则”，以经济制度中的专利权为例。专利权是政府赋予发明者的权利，目的是保护发明者的创意在未经授权情况下被人抄袭或盗用，我们可以把专利权看作对某种无形资产的产权。比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，比如作为管理者、执法者的政府行政部门与作为立法者的立法机构之间的“制衡”。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行为，现有规则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约束，这种行为只能靠制定新的规则来加以规范。

我们以职业运动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。有些运动，尤其是足球和棒球，通常比较保守，几乎不允许改变比赛规则。相比之下，橄榄球和篮球对修改比赛规则的态度则开放得多。由于比赛规则不断更新，这些运动广为流行，

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。

橄榄球运动员都知道，把对方的四分卫队员弄伤，对方可能就没有赢球的机会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为保护运动员，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于1938年对比赛规则做出了调整，规定四分卫队员传球之后如遭到粗暴侵犯，侵犯者将被判犯规；1943年又规定所有参赛队员必须戴头盔。近几十年来，该联盟不断制定新规则，有效遏制了膝盖以下部位的阻挡行为。然而，违规阻挡行为的花样不断翻新，比赛规则也在不断更新。最近发生了一连串头盔对撞和冲击性碰撞行为，很难用现有的规则加以制止，为此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着手制定新规则，甚至可能要求运动员改戴新型头盔。

这种“犯规—立新规—再犯规”的循环同样发生在国家和经济体中。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试错的故事，政府一直在寻求法律和行为之间的最佳平衡点，希望用最小的不稳定代价换取最大的繁荣。不幸的是，人们总是要等到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时，才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比如，货币贬值会导致物价上涨的道理就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。有人认为，国家领导人对政策的负面影响一无所知。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把这种论调称作“无知论”，对它并不赞同，但他们认为这种批评适用于现代社会。那些国际援助机构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使命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外国领导人并非居心不良，而是愚昧无知。我们一致认为这种看法是天真的，会适得其反，至少“无知论”的观点根本不适用于公元301年的罗马。

如果无知不是原因，那么不当激励肯定是。通常情况下，总统和立法者能够区分政策的好坏，但问题是，他们制定政策的动机不在于谋求国家的长期发展，而在于寻求自己的连任。这是代议制民主国家所特有的问题，看看贸易政策你就明白了。一方面，各国签订“自由”贸易协议，降低关税，开放市场；另一方面，许多行业又在游说政府，要求设置非关税壁垒，限制进口日本牛肉或者欧洲的转基因农作物。自亚当·斯密以来，很多经济学家都

认为鼓吹重商主义是徒劳无益的，但大选期间还是有人用贸易管理做诱饵蛊惑人心。这个时候制定的贸易政策或许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，但在政治上却绝对是理性的。

在一个民主国家，经济和政治之间产生矛盾是正常的，通常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。政治家们的聪明才智足以制衡自私的政治手段，即使是政治利益压制了好政策，国际竞争也能够发挥调节作用，平衡好两者的关系。比如，在哪个国家开办新公司用时最短，手续最简单？哪些国家欢迎创新型和创业型移民？但是，在现代的所谓福利国家里，有一种东西打破了好经济 and 坏政治之间的平衡。

福利泡沫

近几十年来，一些现代国家出现了一种新情况，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对它束手无策，国际竞争也无法遏制它。这种新情况具体表现在，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财政失衡问题都越来越严重，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经过日积月累，现在债台高筑。1974年，由美国公众持有的国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.9%，达到3440亿美元，为美国近几十年来的最低债务水平。今天，美国国债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5%，达到115780亿美元（此数字不包括政府账户产生的债务）。相比之下，欧洲央行报告，2010年欧盟各成员国债务占它们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各不相同，意大利是119%，希腊是143%，爱沙尼亚是6.6%。随着债务水平的提高，要支付的利息越来越多，如果利率上涨，那么债务利息必将成为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，影响政府的正常职能。也就是说，债务利息的增加会削弱政府支持国防、科研和教育的能力。

目前，美国的债务水平之高令人担忧，财政赤字的膨胀居然出现在和平时期（虽然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），这种现象史无前例。